



台律判語

新刻精纂詳註仕途懸鏡卷之

禮律

祭享

居官清事錄

豫章王世茂爾培甫

華陽將時機道化甫較訂

齋主于敬當預告以

周

秩祀之期誠立于先

公儀休相魯嘗拔園葵去織曰吾已食祿安得復與

尤重謹于蠲修之道

民爭利乎

蓋致齋方可奉祭而

盡制斯能恪神今某

魏

取列太常官職祠部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惡秋毫之端無所私也而甚

眩迷于對越之典怠

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



忽于齊戒之儀。祭天  
享帝。未聞揭榜于園  
丘。尊祖敬宗。罔見敷  
文于太廟。弗克諄諄  
于先事。安得肅肅于  
臨時。問疾弔喪。隨叨  
玉帛之執。與筵判獄。  
亦忝主贊之將。真畧  
于潔體。明心。奚望于  
感神獲福。既輕秩宗  
之大典。必加司寇之  
常刑。

收其璽。豹自請曰。○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  
矣。願請璽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  
而復與之。豹因重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  
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  
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印  
綬而去。

漢  
郅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  
無所聽。嘗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  
下終不顧妻子矣。

園丘 即天地壇也  
天子祭園丘  
禮秩宗 禮官也書  
帝曰汝作  
秩宗

致祭祀典神祇

別立宗伯。天神地祇  
之義明。漢置祀官。春  
報秋祈之禮。備由先  
聖而達于社稷。禮當  
祭而祭。自國都以及  
于縣司。職當行而行。  
今某視祀典而不敬  
以致失悞。臨期于濫

孔奮字若魚。為姑臧長。在職四年。清儉。逼下。惟老母  
極膳。妻子竝食菘菜。或咲之。以為身處膏脂。不能  
目潤。君魚既立節。太守梁統深相敬待。嘗出迎至  
大門。引入見母。不敢以屬官之禮禮之。

張堪守漁陽。光武名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  
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張堪昔在蜀漢。仁以  
惠下。威能討奸。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  
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所乘折轅車。破布囊。而  
已。  
王渙洛陽令。凡疑獄久訟。歷政所不能斷者。悉剖決

禮而詔讀。何嘗祭有成憲。所處不恭。杖有余罪。

歷代帝王陵寢

珠積成丘。萬古仰蒼梧之跡。雨淫。齒墓百年。興渦水之悲。故凡歷代回陵。必須設人防守。今某被先王之澤。忘後世之思。數仞高岡。罔加修葺。一杯乾土。任爾荒涼。荆棘

如神。病卒。士女巷哭。弘農設祭。者塞路。吏恠問之。咸曰。平常持米過洛。半為司卒所抄。自王公下車。此輩歛迹。故來報耳。鄧太后曰。故令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功業未遂。不幸早折。詔以渙子為郎中。旌良吏也。

楊震涿州守。公廉不受私謁。有勸其開產以遺子孫者。震答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所遺不亦厚乎。劉寵會稽守。行之日。有老叟齎百錢以送。泣曰。自明府下車。道不拾遺。民不見吏。寵曰。吾政何能及公。

叢其中。變作蕭條之

野。童豎牧其上。掬為耕種之場。矧茲弓劍之埋藏。豈容斧斤之斬刈。悲生三恪。感動百靈。郭崇韜行盜掘之誅。誠有見也。周太祖嚴樵採之禁。豈無故歟。加以杖刑。杜其窺伺。

言耶。人選一錢受之。

羊續為南陽守。入境。即微服間行。凡令長貪潔。吏民良滑。皆廉知其狀。一郡震悚。府丞以生魚獻。受而懸之亭。杜其後進。妻率子秘入郡舍。不納。妻怒。檢室中。惟布衾鹽米而已。

孟嘗令浦守。先是守令貪珠。漸徙去。民不聊生。嘗至期月去。珠復還。一郡稱異。

時苗為壽春令。初乘黃犍車之任。歲餘。犍生一犢。及去。任謂父老曰。是爾土所生。非我有也。乃留其犢而去。

蒼梧舜巡狩死于蒼梧遂葬焉

樵採禁周太祖既登其基凡歷

代帝王陵園有樵採者悉命嚴捕以杜盜掘

奏對失序

批鱗一引裾萬乘會為之動色補牘三上跪人主深服其樸忠蓋輸誠固期骨鯁而引奏雅有常模今其托言折檻敢肆排門如虎之爭豈是縱橫陛戰對君之讀何期顛倒朝常解衣趨鼎

三國

孟宗望江雷池監漁官自手結網取魚作鮓寄母母封還之曰汝為漁官以鮓寄我非避嫌也

裴潛交州守作一胡床及去任畱掛柱間梁簡文曰不學胡威縮寧掛裴潛床李白云去時無一物東壁掛胡床

晉

胡質荆州守子威往省及歸賜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介于何得此質曰此吾俸餘聊助汝糧耳質部下都督陰齎糧與威作伴旦夕厚款之威宜而問

是其時歟借著上方

抑何居也即寬不敬

之坐寧免失次之科

折檻漢朱雲上書言請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上問誰對曰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命獲出斬之雲拔殿檻大

吠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矣檻為之折上怒稍解赦之

排門漢高病勅內外不得入樊噲乃排闥直入見

泣曰陛下不見趙高之事乎上咲而起

如虎之爭朱韓范上

起

如虎之爭

起

起

乃知都督也立謝去

吳隱之廣州守先是宦嶺南者皆贖貨故推隱之清操一洗之入境有貪泉詩云石門有貪泉一飲懷

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歸妻取沉香一

片隱之命投諸江

劉惔丹陽尹操行清介其孫瓛嘗過丹陽袁燦指廳

事前柳樹曰人謂此是劉尹手植每想高風今復

見卿清德不衰矣

何隨安漢令去官時送吏乏食乃取道側民芋隨以

綿繫其處償之民相語曰聞何安漢廉行過從者

綿繫其處償之民相語曰聞何安漢廉行過從者

殿相爭如虎下解

殿不失和氣

衣趨鼎秦始皇以

事置后于冷宮設

鼎于庭有諫者輒

死已烹二十七人

最後焦茅極陳母

子天性侃侃不阿

言已即解衣趨鼎

始王手扶之遂

為母子如初

夫儀

龍墀觀日實嚴天澤

之防虎拜瞻雲宜切

地卑之想背闕致霜

簡之飛戲殿來銅符

之召今某叨隨萬國

或無糧必爾耳持綿追還終不學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

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即舉所坐者

送之既無餘席坐薦上大後聞之驚曰吾本謂卿

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郎基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于此

者乎惟頗令人寫書潘子儀曰在官寫書亦是風

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裴昭明為長沙郡丞罷歸刺史王蘊謂曰卿清貧必

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命之禮者我不愛也昭

明曰下官忝為邦佐不能光益上府敢以鴻都

事仰累清風乎

殷仲堪東陽守食不重味飯粒落席間輒手拾啜之

嘗曰貧者士之常安可發枝而忘其本

王述海州守蒞政清肅公庭盡日無事子坦之為桓

溫長史溫為子求婚于坦之省父因言溫意述大

怒曰汝竟痴耶坦之以他故辭溫溫曰此尊君不

肯耳

鄧攸吳郡守載米之任月俸一無所受惟飲吳水而

已

鷺鷥莫制一心之鳴

鵠趨蹌無度陪鵠序

如戲淪之時舉措失

常臨鳳池如譁浪之

地既違朝制宜罰俸

錢

虎拜詩虎拜稽首

地卑易天道下濟

卑而唐肅宗

上行時大將

管業嗣背闕而坐

御史李勉彈之

戲殿承相申屠嘉

名之至曰小臣戲

殿上當誅文帝時

節赦

失占天象

敬授人時。放勳稽候。欽崇天道。仲虺格君。慨宣夜周髀之制。莫傳故保章馮相之法。靡驗。今其雞九罔識。蟻磨奚窺五百里。有賢人未聞太史之奏。二使星來益鄧。不為李邵之占。太白經天。孰謂禁門紫血。流星

南北朝

蘇瓊清河守。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在郡出息。常得守令為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為債來。無由啓口。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無由得論地上事也。守郡六載。絕不通餽。餉有郡先達趙穎。獻園瓜。瓊勉留置梁上。竟不剖食。人間受穎瓜。競獻新果。至門。知穎瓜猶在梁上也。相顧而去。

沈疇之丹徒令。以清介不通。左右被讚。逮繫尚方。帝名問對曰。臣清乃獲罪。帝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

入尾。那知夷狄亂華。遂使分野。誤于燕秦。以致風雨。差于箕畢。合擬杖典。薄示齊刑。

宣夜周髀

古人之言

日渾天曰。蓋天曰。宣夜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邊行。日月旁行而遠之日。近而見之。謂晝日遠而不見。為夜。

保章馮相

周禮

春官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心變。馮相氏。掌歲。月辰。日二。雞九。天

奉要人耳。帝問要人為誰。指曰。此赤衣。諸郎皆是。復任丹徒。

何敬叔長興令。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榜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石。悉取以代貧人輪租。一邑嘆服。

江革會稽丞。攝府事。人安吏畏。百城震恐。及歸。貧無長物。舟至西陵。渡取石十餘片。鎮之。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率郡吏拜詔而已。獄

櫓生桃。蓬蒿亦滿。衙門虛寂。謂之神門。及還。有老

人丁金剛泣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

儀天如雞卵地如卵黃天之包地如卵如蟻磨日月行天如蟻行磨上磨左五百旋蟻右行五百里賢人陳寔與子家太史奏德星見五百里內應有賢人二使星益部李聚二使星益部李好天文和帝遣使者觀風俗有二使者向益州夏夕見部露坐問日君發京師寧知二使何時發二使者驚曰何以知之部曰有二使星來益州部成以太白經天唐知之高祖時太白經天見秦分野太史奏秦

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王秀之守晉平。期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人以為王晉平恐富求歸。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曰。顧郎難衣食者。崔挺光州刺史。雅著清節。有老人自言。嘗使林邑。得美壁。藏之海島。垂六十年。今遇明府。願獻之。挺不

當有天下。但有骨肉相殘之兆。建成元吉。聞之。相與謀害秦王。世民世民知之。率長孫无忌等入玄武。射殺建成元。流星入尾宋安中流星自西南入尾。任伯約曰。此夷狄竊發之証。

褻瀆神明

天人一道。雖昭感應之機。人鬼殊途。當識

幽明之義。故非鬼而祭之為誦。必敬神而遠之為宜。今其惟事

納

孔奐字休文。晉陵守。清白自勵。妻子不入衙齋。得俸

分贍孤寡。一郡號為神君。富人殷綺。見其儉素。餽

以氍衣。奐謝曰。百姓未周。豈容獨享溫飽。

劉溉建安守。故人任昉。以詩寄溉。求一衫。溉檢囊中

無可贈者。曰。予衣本百結。閩鄉徒八蚕。

申徽字世儀。襄州守。時南方初附。仕宦皆通餉。遺徽

于寢室。書楊震四知自勵。及代去。扳轅者百里。不

絕。徽因題句。清水亭。父老爭傳誦。曰。此申使君手

跡也。

矯誣無嫌褻瀆。籲天拜斗。僭陳午夜之香。燈禮佛迎神。妄徼一時之福利。惑異服異言之教。恣愚夫愚婦之心。不思善人爲善。則神庇厥躬。初豈緣于禱祀。寧知凶人造。凶必鬼瞰其室。又何事于祈求。雖梁武捨身臺城之辱。未免縱宋徽受戒。金國之行。

阮長之。臨海守。冬日常擁敗絮。妻子不免饑寒。先是郡中田祿以芒種爲限。比前去官。一年秩俸皆入後人。長之任蒲代者。未至即以芒種前解綬去。時論多之。

隋

趙軌。原州司馬。嘗夜行從騎。逸入田中。暴人禾。乃駐馬待旦。訪禾主。酬直而去。爲齊州別駕。東隣有桑。榘落其庭。軌遣人拾還之。及被召。父老揮涕送曰。公清如水。不敢以壺漿相溷。敬持盃水餞公。軌受而飲之。

難逃。空申加石之刑。庶過泰山之旅。

鬼瞰其室。

楊子高明之家

鬼瞰其室

捨身臺城。梁武帝嘗三捨身爲佛家奴。後侯景亂。卒餓死于臺城。

宋徽宗爲金國所擄

宋徽宗爲金國所擄。

合和御藥

保安國脉。式資藥餌。

之良調。揖王躬。在按方書之譜。雖漢祖辭。

醫于扁鵲。乃晉侯識。

李錫。虞城令。縣治內舊有井水。清而味苦。錫下車。嘗

房彥謙。涇陽令。所入俸廩。悉以周故舊。謂子玄齡曰。吾無所遺。但清白二字耳。

唐

陸象先。蒲州守。潔已愛民。嘗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苟澄其源。何憂不治。郡稱仁君。

元德秀。魯山令。玄宗在東都。命守令刺史。各以聲伎進。德秀惟樂工數十。聯袂歌于蒨。帝嘆曰。仁人之言哉。所得俸。悉散孤貧。任蒲。笥存一縑。駕柴車而去。

李錫。虞城令。縣治內舊有井水。清而味苦。錫下車。嘗

病于膏肓。况君體重。于萬金。必醫科妙。于九折。今某業非三世。術愧十全。王札丹砂。固是籠中之物。青芝赤箭。當從紙上之言。豈得獨任新方。失倉公之古法。安可不從精製。棄俞跗之前規。分既迷。佐使君臣。味亦忘。溫涼燥濕。安能起號。太子于已死。焉

之咲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後人遂名李令泉云。

裴寬潤州參軍。一日刺史韋詵登樓。見人于後。屬有所瘞藏者。訪是裴居。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直汚家。適有餉鹿者。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耳。詵嗟異。妻以女。仕至尚書。

宋

包拯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率進數倍。以遺要人。拯命僅足貢數。及秩滿歸。不持一硯。

孫偉知黎州。蔬食水飲。外不市一物。先是偉之官時。

得救齊桓公于未災。

既違鵠術之徵。當服

象刑之重。

辭醫扁鵲

漢高祖繫布時

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上嫚罵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九折。使治疾。九折。辭。吾今知其信然。又左傳齊高強曰。三折肱知為良醫。云。

乘輿服御物

丞相張方平曰。沉黎廉者不往。往者不廉。偉竟以

廉著

趙抃知成都。政尚清簡。神宗召曰。聞卿疋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何其介也。再知成都。止一蒼頭執事。并琴鶴去之矣。馮京代為守。悉循其舊。曰。趙公所行。不可改也。

袁穀知邵武。雅勵清節。嘗自咏曰。滄浪不須濯。纓上本無塵。

李綸提舉廣東。適伯兄維守恩平。酌別江上。兄弟相礪。以清白。綸曰。倘負君民。有如此水。遂投孟于江。

一人貞百度。位既極。于尊榮四海奉一人。禮宜先于敬慎。安得無嚴于服御之物。乃弗克勤于典守之功。故三采三纓。典路飾乘龍之輅。而五覆五反。舟師備浮鮪之舡。今某職懈周防。心忘檢點。收藏非法。似甘毀擯之虞。修整無方。遂隨膠舟之弊。衣裳

孟停不沒者久之。觀者驚嘆。邵必知高郵軍。振厲風采。謝一切宴集。及餽遺者。嘗曰。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特以為名言。

傳堯俞字欽之。知徐州。前守侵軍餉。堯俞代償之。未足。罷去。堯俞竟亦不辦。司馬光謂邵雍曰。清直勇人所難兼。吾於欽之見之矣。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以難

李由字民載。玉山令。以直道自任。門絕請託。民有訟立決。不拘以時。盡日重門洞開。上下之情無不通

既已違其黼黻。車馬

何以利其驅馳。豈不

知德裕。丹扈之箴。期

于正服。竟弗念廣德

從橋之請。特戒乘舡。

必示後懲。請從明罰。

膠舟 周康王巡狩濟漢漢濱人以膠膠舟至中流膠舟液王及祭公皆溺

丹扈箴 唐李德裕

御賜衣物

天恩浩蕩。既頒寵錫

者。

趙彥彬。貴溪令。廉以律已。嚴以御史。而寬以恤民。嘗自書座右曰。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世以為名言。

嚴宗為上高簿。受代漕使。以試官缺。留宗校文。寓蕭寺。有富家子。因寺僧致懷。許以五十萬。宗笑曰。可請其人面議之。翌早來謁。叱之曰。三歲大比。公卿由此而出。汝輩不潛心力學。乃欲以賄進乎。其人

慚退。

高登富川簿。潔已愛民。及去。乞留不得。父老乃相率

士途懸鏡

之儀。使節輝煌。當識敬將之義。蓋大君有賜于其下。小人躬送于其家。今某親捧絲綸。漫持衣物。付他人而轉給。龍光頒于雲霄。聖德意以無嫌。步履自珍于道路。靡効皇華之職。曷彰采菽之恩。拜紫誥以飛行。何其重也。委青衣而將命。不亦輕乎。豈不

餽金數萬。不告姓名而別。登無所歸。請置學田以給郡子弟。

真德秀知泉州。先是蕃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聞德秀下車。蕃舶聚增至三十六艘。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郡。無敢後者。久之囹圄一空。李及知杭州。戒俗奢靡。不事遊宴。一日月雪出郊。但訪林君復。清談至暮而返。在郡數年。未嘗市吳中物。比去。置樂天集一部耳。

附語錄四條

真西山曰。凡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

聞楚君遺象牀于田。文登徒即勤于敬獻。更弗念沛公贈玉斗于亞父。留侯必事于躬持。亟奪而官雅符僉議。

貪污便為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善。不能自贖。

杜正獻公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但優游其間。默而行之。無愧于心可也。

范侍郎育作庫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以防疑謗。凡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

沛公玉斗。楚項羽邀沛公會宴鴻門。范增字亞父。數目羽害沛公。羽弗忍。及沛公去。乃使張良持玉斗謝增。增撞碎玉斗。以墜于地。

呂本中曰。凡人乍到官守。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譴。良可

無能為也。朝見留難。

朝見留難

君門九重。雖隔尊卑之分。天顏咫尺。宜通上下之情。故周立行人之官。而漢有謁者之拜。今某實司朝見。難會念司馬。稽留。遂致章邯之變。未聞猛犬迎吠。深為宋玉之悲。既弗便于觀光。寧無嫌于妨政。晨趨金闕。爰切瞻依。夕捧琅玕。遽難承領。

總評曰。為官清心者省事。有無限之樂。盲哉其言之也。第清者多褊刻。邳都時苗。其天資刻薄人乎。及觀不顧妻之說。并還犢一事。與古去織拔葵者何異。吾取其清而不取其刻。庶足當官矣。邵子之稱傅欽之也。謂其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為人所難。噫。斯真金玉君子哉。使欽之而在。余執鞭所忻慕焉。至先儒以官守嗜利多為獵吏所餌。夫小人以利啖主上。在長國家者。猶然。况其下乎。然則勵清操。孰有要于屏獵吏也。

吐哺握髮之德。何以

宜之。因鬼見帝之言。

自茲起矣。真為專恣。

宜速刑課。

司馬稽留。秦章邯軍棘原

次羽軍。漳南。奉足。數却二世。讓章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還報曰。高用事于中。無可為者。邯遂反。與羽約。盟洹水之上。

居官慎事錄

三皇

黃帝巾几銘曰。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躡于山而躡于垤。

漢

石奮長子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語書馬字與尾當五。今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少子慶。為太僕御。正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于諸子中。

上書陳言

據賈誼之忠。尺疏無

嫌于流涕。負魏徵之志。一封宜比于蕭愨。故鳥雀不分。使楚者諷君之正。而咲哭並舉。披衰者憂國之亡。蓋事君貴乎勿欺。且為臣在于無隱。今其惟思緘口。務欲容身。曲突將焚。尚靳徒薪之喻。重門洞關。弗輸納牖之忱。上孤側席之求。下負窮居之學。漫

最為簡易者。然猶如是。孔光沐日歸休。終日燕語。不及朝省政事。或問溫室省中樹皆何木。光默不應。故張九齡云。省中之樹。訪猶不言。車前之馬。數而後對。宋齊丘嘗參秘書。先主為于池中築小亭。度之木橋。至則徹起。獨與議事。又為高堂。不設屏障。中置灰爐七箸。兩人終日畫灰為字。旋即平之。

晉

文士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李康家誠曰。昔侍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

誇鳴鳳會無捫虱之高談。自擬寒憚安有屠牛之諷。諫欲開言路。合付刑曹。

納牖 易納約 捫虱 目牖  
談 王猛見桓溫捫虱而談南世之務勞若無人

僧道拜父母

僧道猶夫人耳。受形匪出于空桑。父母非爾。爾乎報德。空懷于寸草。蓋雖屬異。端之

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慎謹。又曰。必不得已而于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吾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嗣宗陳留院瑀子也。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言。昶愧歎之。自以為不能測焉。口不論事。自然高邁。

陸慧曉為晉熙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云。長

教未應絕天性之仁。罪莫大于無親。刑因先于不孝。今某身披緇服。口誦黃庭。劬勞遽忘于蓼莪。徒有三

年之愛。恭敬弗施于桑梓。輒辭一拜之儀。且饑食寒衣。尚未超于塵界。胡慎終追遠。乃自異于齊民。三牲已缺于親闈。五服尤乖于喪制。既昧木本。陳顯達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懷愧懼。于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奢者必敗。麀尾蠅

水源之義。安望秋霜

春雨之懷。爾徒道其

道焉。實得罪于明教。

吾則人其人也。更議

罪于祥刑。

空桑

唐蕭瑀佞佛傳。奕闕之曰。

蕭瑀

不生空桑云。

空桑

伊尹生于空桑亦是。

惟誕之說。

術士妄言禍福

吉凶莫逃乎數。惟至

誠可以前知。得喪一

本諸天。豈小術所能

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

唐

李勉嶺南節度使。以廉謹率屬。門杜私交。赴名入舟

搜家人所蓄。投之江中。曰。毋令吳隱之咲我。

盧邁以給事中平章事守文奉法。平生不食鹽醋。同

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咲曰。足下終日食

鹽醋。又復何堪。

沈博師字子言。為湖南觀察使。兼御史大夫。人情物

理無不曲盡洞徹。更有欲欺于此。昭驗之端。必明

于彼。民有未伸于彼。開張之路。必在于此。重刑罰

預定使妄陳于邪說。真惑世以誣民。今某自微京房之學。妄矜管輅之能。依身世祿之家。恣談風象。攘臂

朝紳之座。劇論星文。彰顯福則彷彿亨衢。標隱禍則分明陷阱。賢非季主。五刑無別于陰陽。心愧君平。一字罔依于忠孝。致鄙夫起貪天之想。使儉

謂杖十五以上。或有致于死者。故每有一獄。必遍示幕府吏。雖十人中。有一人以為小。未可必再審。宋

歐陽修貶夷陵令。嘗取陽案反覆之。見其枉直垂錯。不可勝數。乃仰屋嘆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况天下乎。自爾遇事。不敢忽。知滁州。明不及察。寬不至縱。吏民安之。郡大治。

韓億知亳州。次子綜。自西京倅歸省。公置酒。召僚佐坐間。忽問綜曰。聞西京有疑獄。奏鞫者其詳云何。

人懷媚竈之心。敢竊附于通玄。祇欲置于厚利。孔子不語性。爾未聞其言乎。孟氏欲反經。吾將寘之法矣。

京房學。漢京房善易言事。多奇。季主。司馬季主。善五行陰陽之術。

喪葬

喪欲速朽。不當拘年月之祥。以土為安。豈可惟水火之厄。蓋死

綜思之。未能對。公遂索杖大詬曰。汝食祿朝廷。一郡倅。大辟尚爾含糊。細務不舉。可知矣。何以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皆名臣。綜刑部郎。絳叅知政事。封康國公。鎮尚書僕射。維太子少師。

龐籍七閩轉運使。凡僚屬有所關白。苟利于民。即文書已行。立改之。曰。此一道休戚所繫。豈可容悔吝心。

附語錄五條

呂本中曰。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

者藏其遺體則生人  
庇其休。今某惑于  
堪輿之言。迷于葬埋  
之禮。避凶趨吉。故稽  
封樹之期。隨俗習非。  
未免焚溺之舉。且飲  
酒而食肉。更設醮而  
修焚。試藉口于象罔  
所傷。實汎類于蠅蚋。  
所嘍不思。壬戌死而  
癸亥殯。安得延留。盍  
念窀穸啓而魂魄歸

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  
道也。唯不苟者能之。

又曰。前輩嘗言。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私罪固不  
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之意。

朱子曰。大抵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  
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害。

敬軒曰。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娼。空疎  
絕。至于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

宜久留于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問。歛弄是非。  
儒生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

豈容繁露若欲教之

以禮必先加之以刑

窀穸 左傳獲保首領以殯于地

唯是春秋窀穸之  
事。策厚也。窀夜也。  
謂葬埋于地。猶長  
夜而終。不復有晝  
也。

鄉飲酒禮

上庠下庠。虞廷養老。  
執醬執醕。漢室尊年。  
覩冠帶之園橋。振藍  
田之鄉約。將以移風  
易俗。豈徒具禮飾容

畫媒進。與一欵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瑄為相。

琴士黃廷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

若此之類。能審察疎節。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又曰。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苟一發言不當。殊愧  
之。

總評曰。石氏斤斤醇謹者。孔光相業。尤不滿于

士論。然迹其數馬之對。省樹之不言。其于敬事

上。參密議之道得矣。陸長史以禮處人。庶幾哉

無小人無敢漫之心焉。至先儒謂公罪不可無

無則多。自保無任事之意。然則慎又在所鑒矣。

今某故違憲章罔遵定式春望冬朔行之雖以其時乞言割圭用之動過其則拜至拜洗拜送視為彌文三揖三讓三終厭為末節作竹葉八風之舞動蓮花衆口之譏既失威儀三千台擬容杖五十

上庠下庠周禮王制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

既失威儀三千台擬容杖五十

夫唯永叔發嘆于垂錯宗魏索杖于含糊轉運使無吝于立改斯慎以成事而慎之利民也大乎

周

巫則其為單父宰戴星而出戴星而入身任其勞而邑治

秦

百里奚穆相公勞不坐乘暑不張蓋相秦七年而霸及其沒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

執醬執醋園橋橋

明漢

帝初即位幸辟誰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親執醬執醋袒割以饗之畢引諸生問難于冠帶之士園橋門而聽者以萬計注食物必以醬醋酒也祖割親自割肉執醬醋欲其精潔恐傷生也藍田鄉約藍田呂氏有鄉八風舞唐中宗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作八風舞俗諸醜蓮花衆口譏唐武后宴公卿酒酣戲再思曰楊肉史面似高麗再思

杵

李冰蜀郡守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疏二江灌田沃野千里號為陸海蜀人至今利賴之

漢

王尊東郡守河決金堤尊投白馬祀水神親執圭璧請以身填堤次吏民數千人爭叩頭救止因露宿河干俟水却方還舍

祝良為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身庭階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俗起甘雨登降人為之歌曰旱久不雨蒸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持

剪紙貼一。面作高麗舞。或美之日六郎。面似蓮花。

兵律

宮殿門擅入

紫禁沉沉。既為宥密之地。黃扉肅肅。斯嚴出入之防。毋恣意于潛行。乃輕身于躁進。今某名非衛士。職豈親臣。敢掉臂以無嫌。自比穿窬之鼠。遂履闕而莫忌。真同踏靈

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文黨蜀郡守起學宮。造士每行縣。勅明經。修行者與俱。聲教大洽。比于齊魯。

惰農者

晉

桓宣漢中守。每至農月。親載耒耜。登臺勸民。四境無陶侃廣州刺史。惜分陰。朝運百甕于外。暮運于內。入問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在江陵戴星視事。遠近書疏。皆手答。引接名流。門無虛日。中興書曰。侃嘗校檢佐吏。得樗蒲博奕之具。

之鴻匪自代來。行殿

中敢同張武。未承秦名入巷內。乃效范睢。觸藩之狀。堪怜。跋扈之情。可掬。殊乏蕭何之績。胡為帶劍而趨。况無樊噲之忠。豈容排闥而入。亟鋤此梗。用肅羣心。

帶劍而趨。漢蕭何為丞相

特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宿衛守衛人私

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棋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傳翹為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發好。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高僕射頻每卧以盤盛粉。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天明則紀錄入朝行之。

徐勉掌伐魏軍書。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

自代替

編名衛直既為肘腋之兵。謹職更番庶竭爪牙之力。豈容私代。輒自偷安。苟不輸執戟之忠。何以遏履霜之漸。今其心懷鼠黠。氣乏鷹揚。當宿衛守衛之時。昧必躬必親之義。冒名更替。乃藉口于同袍。肆爾優游。遂委身于私第。荷戈

嘆曰。吾憂國忘家至此。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南北朝

劉穆之。自丹陽尹轉左僕射。內總朝政。外供軍旅。賓客輻輳。咨稟盈階。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應酬。悉皆瞻舉。

蕭憺。字僧達。荊州刺史。江水敗堤。憺率將吏冒雨修築。雨甚水壯。或請少避之。憺曰。王尊以身塞河。我獨何心哉。言畢水退。隄立。是歲嘉禾生。凡一莖六穗。

唐

梓胤。姓黎。空列于班行。究實詢名。姓字已迷于甲乙。倘兵與于定策。必遲左袒之從。若纍起于斬門。應見前徒之倒。既乃首于安逸。宜亟受于鞭笞。

韋景駿。肥鄉令。漳水泛溢。景駿築隄數十里。功成而費約。河北流移載道。肥民獨不忍言去。後為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爭進牛酒。有小兒數輩。在景駿前。問何故來。對曰。耆老為我言。學廬館舍。橋障皆公所治。所以來也。

左袒漢

漢諸呂作亂。周勃入軍中。令曰。為劉氏者。左袒。軍中皆左袒。前徒倒計。紂紂之前徒倒戈。

周敦頤。提刑朝陽。行部不憚瘴癘。荒谿絕島。皆戴星徧歷。以洗冤澤物為已任。

直行御道

傅堯俞。力論新法。貶監黎陽草場。郡守欲檄他吏代。主出納。堯俞辭曰。居其官。安可曠其職。雖隆冬盛

無陂亦無偏。至正莫踰乎御道。可視不可履。共由寧比于周行。蓋一賤之分相懸。斯經涉之途亦異。故中門不立。式昭孔子之恭。而踰階不言。載見鄒軻之敬。今某惟知縱步。罔解懷刑。曳履上星辰。直度玉階之峻。振衣拂雲漢。無嫌禁路之中。似可便鴻

暑必日造治事。

韓魏公琦。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流汗。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蘇軾知徐州時。河決州城下。勢莫可禦。軾冒雨廢寢。食率吏民晝夜築堤捍水。卒全其城。

張希顏。知泮鄉。范延賞。自豫軍入都。張詠問曰。公途曾見好官否。曰。泮鄉。希顏者。雖不識面。知其為好官也。昨入境。野無惰農。肆無游食。橋梁修。驛傳泊夜宿。邸次更鼓分明。此必善作官者。詠笑曰。張

迹之驅馳。更莫念鸞

輿之出入。豈親負丹

宸。擁周王于五色雲

中。抑敬捧紫泥。布漢

詔于九重天上。既蹈

欺心之罪。難逃答背

之刑。

負丹宸 周武王崩成王幼冲

周公負丹宸以朝

宮殿造作罷不

出

紫殿巍巍。雖藉經營

君固善。足下亦知人矣。即日同薦于朝。

陳襄。常州守。辰起入學舍。親課諸生。旁決郡事。案無留牘。一時絃誦。比之鄒魯。

魏了翁。知廬州。奏葺城堞。精器械。出則校閱軍伍。入

則與諸生橫經課業。夷人望風而遁。

胡宿。字武平。湖州守。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數千

緡。及去。察吏共非之。宿語曰。君輩佐滕侯久。苟有

過。盍不早正。俟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諫之意乎。

時湖學為東南最。宿之力也。

汪綱。字仲舉。知蘭谿。歲旱。勸富民濬治塘堰。大興水

之力。黃扉遂密。尤嚴  
內外之防。諭茲趨事  
之徒。慎爾潛身之戒。  
曉鐘金闕。既魚貫以  
承。璣。幕。漏。玉。階。合。狼  
奔而居肆。今業專  
小藝。名隸賤工。方黠  
數于辰呼。漫隨行而  
竝入。乃匿形于甲放。  
弗逐隊以同歸。敢于  
鳳閣龍樓。寄此狐踪。  
免劫寧同豫讓。深懷

利饑者得食其力。民賴以蘇。

附語錄三條

呂本中曰。前輩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  
日得休便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始  
得。

真西山曰。當官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  
賢。猶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餘乎。今之世有  
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之  
風流。爛雅。此政之所以多疵。而民之所以利害也。  
不可不

隱廁之謀。何異祿山  
罔有通宵之忌。請就  
市朝之戮。庶清宮闕  
之奸。

魚貫 易魚貫以隱  
宮人寵

廁 趙簡子既滅智  
伯智伯客豫讓

隱于廁中以  
刺簡子未果

關防內使出入

維奄寺服掃除之彼  
既親紫闕之光。斯朝  
廷嚴出入之防。載密  
黃扉之禁。故統于家

李景讓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此言可為  
居官怠職之戒。

總評曰。曹相國師蓋公用黃老術。終日飲醇酒。

不事事而齊國以治。意與鄴侯比。烈以鄴侯畫  
一之後。利用靜也。自非然者。欲舍戴星而慕鳴  
琴之理。溺其職矣。且如一罷一邑。中間錢穀几  
何。獄訟几何。其他當釐刷。當振舉。几何。一一責  
于當事者之身。此可以黃老之治。治之否。故曰  
居官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然則申韓可  
乎。曰。申韓切實之臣也。其心非切于為民。辟如

宰周室良規而監于  
郎中漢家懿制。蓋欲  
清乎宮掖。宜無縱于  
貂璫。今某奸比墜才。  
貧非巷伯。恣中常侍  
之氣焰。無容評詰其  
行藏。挾大長秋之威  
權。寧許檢詳其踪跡。  
彼方慎安于司門之  
際。爾輒深拒于履闕  
之時。進退無嫌。何異  
穿墉之鼠。往來莫忌。

治癰剔之割之。一時可殺其毒而卒之元氣銷  
亡。有立盡耳。余觀王尊周茂叔輩。至欲以身塞  
河。以洗冤澤物為已任。彼其誠實心注于民也。  
豈僅僅以勸課功實哉。  
居官神事錄

周

國僑字子產。鄭大夫。嘗晨出過東匠之門。聞婦人哭。  
使吏執而訊之。則手絞其夫者也。吏問故。子產曰。  
凡人于所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  
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真同跋扈之鱗。合加  
榜百之刑。要就編于  
之冊。

穿墉鼠 詩誰謂鼠  
無牙何以  
穿我墉

向宮殿射箭

宮廷清肅。乃帝王偃  
息之區。廟社尊嚴。豈  
臣庶彈射之所。况隔  
威顏于咫尺。寧容弧  
矢之交加。今某暴比  
豺狼。奸同狐鼠。徒恃

西門豹為鄴令。俗故信巫。威為河伯娶婦。選室女  
河中。豹及期往視。指女曰醜。煩大巫入報河伯。即  
呼吏投之。少頃曰可再報。又命投一巫。羣巫驚懼。  
乞命從此禁止。

漢

丙吉知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男。娶隣女。一宿而死。  
後產一男。至長。翁女曰。吾父娶一宿身亡。此子非  
父之子。爭財不已。吉云。嘗聞老翁兒無影。不耐寒。  
其時秋暮。取同歲兒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  
日中果無影。遂直其事。

雕弓之落。鴈。頓忘金屋之棲。龍。望青瑣。弱柳千條。便送穿楊之巧。聽建章流鶯百轉。爭誇墮鳥之奇。歎爾缸飛。紛然雨集。殿雀環枝。而高噪。似猿抱樹。而長號。盡思邪律防溪。射玉津園。見凱德用。罔念唐世。民引習顯德殿。致諫玄齡。加以重刑。儆其不道。

周紆。字文通。洛陽令。下車問大姓主名。吏以里豪對。紆曰。本問貴戚。豈欲知此賣菜傭乎。自是權門斂跡。周紆為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死人斷手足。寺門紆聞。輒往至死人邊。若與共語。狀陰察。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曰。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宋均。九江守。郡多虎暴。民患之。均至。下令曰。勤勞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進善良。除一切檻

威顏咫尺

周王賜桓公曰

令無不拜。桓公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敢無下拜。習顯德殿。善恭王世民嘗習射于顯德殿房。齡諫止之。

衝突儀仗

羽葆蜺旌。肅九重之儀衛。珊瑚玉輅。聳萬姓之觀瞻。既警蹕以清塵。宜往來之辟路。今某身非衛士。職豈親臣。心嚴虎豹之群。

穿虎皆渡江而東。時楚沛飛蝗蔽天。入九江界。輒散去。時以為神。

趙廣從京兆尹善為鉤距。以得事情。豪強斂迹。發奸摘伏如神。

王尊攝武功令。邑有假子妻母。尊曰。律無妻母之罰。聖人所不忍。書遂收捕射殺之。遠近震駭。尋拜京兆尹。旬月間。宿豪大猾。一切按治。服其辜。三輔肅清。

王忱除郿令。夜抵釐亭亭。長曰。過客宿此者。即死。忱不聽。夜中聞女子稱冤。忱問狀。曰。妾夫為涪令。過

尚爾獨行踽踽。日炫龍蛇之影。居然信步遲遲。諫匪伯夷。孰叩周王之馬。直無馮媛。誰當漢帝之熊。寧欲從魯泮之旅。遂忘驚涓橋之駕。倘挾荆軻之刃。可弗畏乎。更操博浪之推。疇能識也。欲申重戒。當速明誅。

宿此亭。亭長殺妾家十餘口。埋樓下。悉盜取裝資。言畢忽不見。明日召亭長詰問。具服。并收同謀十餘人。即送涪令。喪還里。四境神之。張衡河間王相。王驕縱不檢。多納豪右。橫里中。衡下車。廉得黨惡姓名。一時收捕。上下肅然。虞詡朝歌長。邑多寇賊。號難治。詡設三科。募死士。誘賊殺之。又潛遣縫者。備作賊人衣。識其裾。出市。輒擒獲。由是駭散。邑稱神明。陸雲為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日許。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夫不出十

蹕注警戒肅也。蹕所以靖道。止行人也。馮媛當熊。從文帝有能逸出。婕妤好馮代直前而立。當之。上問故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是以當之。驚涓橋駕。漢文帝駕過涓橋。一人從橋下出。御馬驚起。于是捕之。廷尉張擇之。奏以此人犯蹕。當罰令。

越城

齊客亡秦。尚俟函關之啟。魯君過宋。猶勤埜澤之呼。蓋茲百雉。

山粟

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故遠相候。了是一縣稱神明云。李曾。孝武時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為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賊自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青之。還令送鹿。故處其見憚如此。郡為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南北朝。傳琰。山陰令。有賣糖老嫗。爭團絲。訴琰。琰命掛絲于

之規模。允是一方之保障。今某不得其門。而出入。遂踰其垣。以徃來。無假鈎。援竟施。飛走之計。視輕樊圃。寧懷驚顧之心。縱不為胡虜之跳梁。固已忽于公之設險。如猱升木。漫誇履峻之能。似羊觸藩。自罹羸角之患。魏非伐蜀。奚容鄧艾之緣崖。唐未平

柱鞭之。微視有鉄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鷄。琰問何以飼鷄。一云豆。一云粟。破鷄得粟。罪言豆者共稱傳聖。顧憲之為建康令。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竟還本宅。盜者服其罪。人稱神宰。高謙之為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謙之乃偽枷一人立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密遣心腹察市中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泮未許李祐之。鑿坎既冒金城之禁。安渾

玉律之科

樊圃 詩 隳 隳 良 土 折 柳 樊 圃 隳 隳 之 皂 鑿 坎 李 祐 西 時 夜 鑿 城 為 坎 躡 之 而 上 遂 破 其 家

門禁鎖鑰

金城設險。規模重肅。千門扉。宵柝防奸。法令先嚴。于鎖鑰。宏謹晨昏之限。毋違闔闔。

張允濟為武陽令。民有以特牛依婦家者。久之。率十餘犢。婦家不與。訟于官。允濟令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與。即遣左右徹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家。

隋

殿陽曄治鄂州。桂民有爭舟相毆。而至於死者。獄久不決。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公曰。吾視食者

之常。故漢帝稱郵郵之拒關。而唐宗美志玄之辭詔。今某心忘警夜。職愧司關。故虛掩乎玉關。弗橫施于鉄鍵。寂爾過曾君于堙澤。居然出齊客于函關。將謂堯人可封。故鮮狗盜之侶。抑以王者無外。有疎魚鱗之心。不知察客之無常。奚可重門之失待。

皆以右手持七。而汝獨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

唐

元絳攝上元令。有甲與乙被酒相毆。甲歸卧。夜被盜斷足。妻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遣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服矣。陰使人迹其後。望一僧迎之。私語。即捕僧。姦狀遂得。一郡稱神。此人情。裴琰之同州尉。刺史李崇義。以年少忽之。會有積案數百。命吏趣琰之省決。乃一日而具。崇義嘆曰。此霹靂手也。

抱關為事。空欲望于侯。羸犯門。有人將何禦於滅。紇若茲罪。過合麗刑章。

郵郵拒關。漢光武嘗出獵

一。夜歸至上東門守門者。郵郵不肯開門。曰。此禁門。臣不敢受詔。由他門而入。翌日。賜堯人可緇三百疋。堯人可封王莽傳。堯舜之民。比屋可封。

侯羸。為吏門

懸帶關防牌面

周節分于龍虎。特禁

張守珪慷慨向氣節。為瓜州刺史。虜忽至。眾皆失色。珪置酒城上。會將佐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珪縱兵擊敗之。

柳公綽節度使。行部襄州。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擊縣令。意必殺會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咸服其明。

宋

宋庠知河南。有一僕告舉子行索漏稅。庠曰。舉子裝孰無貨物。未可深罪。若僕告主。此風不可長。乃泊僕罪。

敦

奸欺唐符辨其兎魚。用防詐偽。故檢驗于有無。庶防範其來往。今某腰橫寶帶。曾無鐵縮牙懸身。掛青衫。未見木垂銅委。無終軍請纓之志。安得投繻。非李曰謫仙之才。豈宜解佩。楚公掉臂而去。莫知其由。朝兒倚市而歌。孰按其事。職官量罰寶鈔。厨校

當服鞭笞

周節龍虎 周禮山國虎茹

澤國謫仙解佩 太子號謫仙嘗

解佩換酒

擅調官軍

禦武折衝。將令雖嚴。于邊關。與師動衆。軍權實總于朝廷。故奉世其矯制之愆。而無忌冒竊符之罪。今某紛更用智。徼倖圖功。金闕九重。曾之一封。

向敏中知河南。有一僧過村家宿。戶外見盜入。挾一婦人出。僧慮禍及亡去。忽墮井。則婦人已殺井中。主人執僧詣縣。獄成。敏中疑之。因密訪。果得賊。郡以為神。 慮禍及禍世之人力 曹瑋知渭州。年十九。遇事明決如老吏。有告戍卒叛入西夏者。瑋方與客奕。怒曰。吾遣之去耳。汝可顯言耶。夏人聞之。斬叛者首投境上。三軍肅然。張詠知杭州。民有子與婿訟家資者。婿言舅臨終。子纔三歲。遺書令異日三分付子。婿得其七。詠曰。汝婦翁智人也。以七與子。子死矣。亟命三給婿。七給

子時頌其明決

包拯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包曰。第歸

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包曰。何為割牛

舌而又告之。盜驚服。

包拯知開封。有犯春杖徒罪者。吏受財與之約曰。汝

見伊。但號呼自辨。我當與汝寬罪。各受杖。既而引

杖。囚如吏言。分辨不已。吏大聲呼曰。何不受春杖

出去。拯惡吏招權。梓吏杖之。特寬囚杖。公知以此

拆吏勢。不知乃為所賣也。

陳堯佐以言事忤旨。通判潮州。某子與其母濯于江

之朝奏。玉關千里。致令萬馬之宵馳。罔俟魚符。輒提虎旅。不知狼烟風寂。既無傲報。

于甘泉。則彼鐵騎雲屯。安得遽移于細柳。罪宜榜百。亟除仕籍。

之名。罰不待三。遠配邊戎之役。

奉世矯制 漢宣帝時馮奉世民西域矯制人

諸國兵擊斬苻車國王弟呼微 傲報其

鱷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訴于堯佐。乃命二吏挈小舟操網往捕。鱷至暴。非可得。至是鱷就網。人皆異之。

程顥鄆主簿。僧寺有石佛。歲傳佛首放光。上女競往。顥戒曰。俟後現。當取其首。光遂止。

陳襄浦城簿。民有失物者。捕偷兒數輩。相鞠襄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乃引偷兒詣鐘所。

陰塗墨鐘上。而以帷蔽之。命其暗捫。出視手一人。無墨。按之。遂服。

李兌知鄧州。有富人榜僕死。繫頸投井中。而以罾為

泉 漢文時匈奴傲投烽火達于其泉

申報軍務

從主帥以徂征。既受專兵之計。驅全軍而

克敵。宜知報命之恭。必羽檄之先聞。斯虜

功之可錄。今某謬承分調。遠事攻圍。勒燕

然之銘尺。紙不申于督府。收淮淝之捷寸

幾。罔達于樞宸。享知

解允曰。既起井復自縊。有起理乎。必吏受賄教之。耳一訊果然。

劉崇龜目戶。尚書出為廣州刺史。有少年泊江濱。

見一妙姬倚閭。殊不避。少年挑之曰。黃昏到宅是

夕。果啓扉。伺之。少年未至。一盜入。姬不知。即身就

之。盜疑見執。遂刺姬死。遺刀而逃。少年後至。踐其

血。仆地捫之。見死者急出。明日其家隨血跡至江

岸。岸上人云。夜有某客船去矣。捕者追獲。其實吐

之。視其刀。乃屠家物。崇龜下令曰。某日演武。大饗

士。合境庖丁。既集。復曰。已晚。留刀于厨。陰以殺人

明主肝食之。皇皇不念大將憂心之悄悄。朱泚既破。李晟胡為。亟奏于唐宗。元濟成擒。李愬必當先問于裴相。豈心存偃武恐邊釁之再開。抑志在柔夷。遏廷威之旁及。欲明軍法。請服官刑。

燕然銘 實憲征句 奴登燕然 山班固 淮淝捷 謝 作銘 玄 被符堅 于肥水

刀換下一把。比明各來請刀。獨一署不認。因詰之。曰。此非某刀。乃某人刀耳。命擒之。則已竄矣。崇龜以合死之人。代少年。侵夜斃于市。竄者知囚已斃。不一二夕。歸家。遂擒伏法。

張昇知潤州。有投井中死人者。一婦人往視。曰。吾夫也。昇令其親隣驗之。井深莫可辨。昇曰。眾人不能辨。婦人何。遂知其為夫。即付所司鞠問。果其婦與姦人同謀者。一郡稱神。

王罕知潭州。聽訟務得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委曲徐問。乃其

飛報軍情。戎馬縱橫。既狼烽之有警。兵機慎密。宜羽檄之先聞。庶几弭變于方張。安得徇情于故弊。今某惟知玩敵。不惜欺君。縱狃入涇。陽尺牘尚稽于紫塞。王師喪南詔。箋罔達于彤庭。豈不聞鼙鼓之震天。似未見風雲之接地。縱使鼠偷

妻無子。夫死。妾有一子。遂逐婦而據家資。屢訴不得實。因憤恚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資。婦即愈。郡稱神明。

劉舜卿知代州。遠遣謀盜。西關鎖舜卿。密易舊鑰。而大至數日。虜以鎖來歸。舜卿曰。吾未嘗亡鎖也。引視納之。不能受。遂慙去。謀者受誅。

楊繪知興元。有盜庫縑者。繪踪跡之。不類人所出入。乃呼戲沐猴者。一訊具服。郡稱其神。

胡汲仲在寧海口。偶出行。有羣姬聚菴誦經。一姬失其衣。訴于前。汲仲命以卒。交置羣姬掌中。令合掌。

狗竊不足。雁宵肝之憂。尚念蠶瓦蜂針。亦或貽辛螫之害。蓋思元振隱吐蕃之入寇。唐祚几危。弗鑒似道。諱襄陽之被圍。宋宗隨覆。懲茲罪過。麗以刑章。

羽檄 凡軍書皆羽其上也取其疾也謂風雲接地  
蘇詩塞上

邊境申索軍需

邊境係于社稷。留屯肅虎豹之群。軍需仰于朝廷。申索急。魏貅之濟。宜有求而即應。庶所向而成功。故蕭何之轉漕不窮。若寇恂之餽餉相繼。今其樞曹踐位督府司權。視疆場之羽檄交馳。知將帥以軍資告急。居然怠緩。一封罔達。于九重肆爾稽留累。

統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若是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即命縛之。還所竊衣。

黃炳吉州黃安宰。嘉熙間峒口反。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報寇至。即遣巡尉領兵迎敵。皆曰空腹。炳曰。弟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役携竹籬沿市門大聲曰。知縣冒飯時人家方晨炊。皆有熟飯熟水。厚給其值。負之以往。士皆飽食。一戰破寇。

趙從善尹京口。宦寺欲窘之。利降。刷醮紅桌三百事。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于酒坊茶肆取卓。爭洗。

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伎館蘆簾。實以脂卷而縛之。繫于夾道松樹。左右照耀如同白日。

總平曰。代而降也。人情之調。謫險于山川。左右之歛舞。幻于鬼蜮。苟不以精嚴提照之所。其為燭亂可勝道哉。民自此多故矣。古今吏治。號神明者。無如包孝肅。至春杖一事。竟為奸吏解網。即無損孝肅之明。而左右之招權。可見于此矣。况又有情為之。嶮巇者也。余不佞。懔然惧焉。輒

贖直看于故紙。粟故委諸太倉之乏。寸兵憚啓夫天府之藏。忍看羅雀于張巡。直使量沙于道濟。北來飢渴。徒履雨雪之歌。西征苦寒。誰為帽裘之賜。受若直。息若事。汝罪安所逃乎。加而罪奪而官。我法無所宥矣。

羅雀張巡 宋張巡守睢陽

慕古神君。若何而勘。破人情。若何而摧落奸魄。一一示我指南。懸以為鏡。倘亦太真之犀乎。或者曰。水太清則無魚。人太察則無徒。漢宣帝苛以為明。遂為基禍之主。何刻覈之為也。竊為當官者。主之以忠厚。而運之以嚴明。則嚴正以成寬耳。

居官慈事錄

周  
昌柴字子羔。衛人。嘗為士師。則人足及蒯瞶亂。子羔走郭門。則者守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曰。君子不隧。又曰。于此有室。既而追者罷。子羔謂別者曰。吾今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也。別者曰。昔公當治臣於法。色若愀然不恐。此臣所以脫公也。

城中之食。掘鼠羅雀以為食。三軍無心。量沙道濟。檀道濟為將軍。中糧盡。命軍士夜間唱量沙敵以為糧。足遂引去。

軍人替役

受命從征。既編名于尺籍。克期赴敵。難代役于他人。蓋坐食于平時。宜宣勤于一旦。今某奸同鼠黥。勇乏鷹揚。念重謀生。荷載輒資于異姓。心難効

伍尚春秋時棠邑宰。多惠政。民稱棠君。張釋之字季裕。拜為廷尉。治獄精明。無枉無縱。天下無冤民。

何比于字少卿。汝陰人。武帝時為廷尉。張湯持法嚴。而比于務仁恕。所全活者數千人。淮汝號曰何公。

世金系覽

死執及罔事于前驅。不能輸共事之忠。祇解爲自全之計。情市人而授之甲。敬業之計難成。率漁人而隸于兵。潘壬之師必潰。安得手使于弧矢。應知日駭十旌旗。各加杖責之刑。兼就編戎之列。

執艾前驅 詩伯也 執艾爲

王前

忽有老嫗造門曰。公先世有陰德。及公之世。又治獄多平。反今天賜策以廣公後。因出懷中策九百九十枚曰。子孫佩印符者如此算。

倪寬同州守。勸農棄省獄訟。開六府水利。熟民日會。有軍法同州。以負稅殿當免。百姓聞之。輸納者恐後。課更以最稱。拜御史大夫。

龔遂宣帝時。渤海盜起。詔遂爲郡守。陛見形貌短小。年且七十餘。上頗心輕之。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下車悉罷捕吏。賊皆聞風而散。勸民農

主將不固守

王公設險。式嚴禦侮

之防。長子帥師。允重

專城之寄。蓋疆圉要

害。關社稷安危。欲光

推轂之恩。宜懋折衝

之績。今未著詩書

之譽。謬膺鎖鑰之司

仗鉞臨戎。慷慨若期

于報國。望塵避敵。舍

皇祇解于全身。不思

尊俎之謀。敢棄金湯

乘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一郡大治。徵入拜水衡都尉

尉

黃霸爲潁川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外寬內明。得吏民心。獄無重囚。治爲天下第一。漢稱循良吏。必曰

龔黃云

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嚴延年善。聞延年用刑刻急。乃貽以書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王智爲繡衣御史。決獄魏郡。多所寬釋。以不稱奉使。免歎曰。吾聞活人者子孫封。吾所以活萬餘矣。後

之險算無遺策。周念  
 充國之備金城。力竭  
 孤忠。寧效孝寬之守  
 玉壁。解茲卽墨。將誰  
 固海岱之圻封。棄爾  
 睢陽。獨無惜江淮之  
 保障。欲厲五兵之警  
 宜加兩觀之誅。

世其有興乎。女孫卽孝元后。歷漢四世。享國六十  
 餘年。羣弟五侯。更持國柄。  
 宋均。河內守。嘗卧病。百姓旦夕問起居。焚香祝天。願  
 以身代其惠政。得民如此。  
 召信臣。南陽守。興水利。禁游民。露宿課耕。野有積儲。  
 號曰召父。  
 杜詩。字君公。南陽守。冬陂塘灌田。比室殷足。民歌杜  
 母。  
 韓延壽。守左馮翊。民有昆弟相訟者。韓嘆曰。風化大  
 傷。谷在馮翊。因移疾閉閣。思過。訟者深自悔謝。郡

詩書譽

晉謀元帥  
趙衰曰卻

帶可敦禮樂  
充國

而說詩書

金城  
漢王欲征先  
零諸羌趙充  
國曰無踰老臣願  
至金城焉上方畧

遂陳屯田便  
 一五十二策

縱軍擄掠

百姓不知兵。始見戎  
 行之肅。三軍無所犯。  
 良因紀律之嚴。故賈  
 復部將殺人。寇恂難  
 宥。若宏淵騎士奪劍。  
 顯忠必誅。蓋弔民不  
 可殃民。而禦寇奚宜  
 爲寇。今其統臨驍卒。  
 捍守雄邊。縱令廣掠  
 于貨財。深入不毛之

中食然化之恩信乎二十四縣

陳臨蒼梧守。嘗有爲父報怨殺人者。爲吏所護。臨知  
 其無嗣。令其妻侍獄中。後生一子。郡人歌曰。蒼梧  
 府君惠及死。能令死人。不絕嗣。歲以五月五日記  
 臨東城上。  
 童恢不其令。以禮化俗。刑清訟簡。囹圄一空。民嘗爲  
 虎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祝曰。天生萬物。唯  
 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于人。王法殺人者  
 死。若虎殺人者。俛首不然。號呼一虎閉目如惧狀。  
 卽時殺之。其一視恢哀吼。釋去。

地未是承承于調遣  
陰曷一戰之功。遂使  
雞犬失其安棲。致驚  
燕雀。迷其故壘。寧自  
甘于汚行。食二卵而  
成苟變之貪。因故緩  
于嚴誅。取一笠而血  
呂蒙之忍。請就從戎  
之役。更加鞭楚之刑。

**食二卵**  
子思言苟  
變可為將  
文侯曰吾聞其嘗  
食民筒二卵故不  
用也子思曰豈以  
二卵天十城之將

**乎二笠血刃**  
呂蒙  
行軍  
有一卒與蒙同鄉  
時大雨取氏筒一  
笠以覆甲蒙曰豈  
以鄉人而廢法遂  
涕泣而  
之

不操練軍士  
止戈為武。義若重于  
銷兵。忘戰則危。法宜  
嚴于簡眾。蓋欲折衝  
于倉卒。必先練習于  
平時。既握兵權。當明  
將令。今某身居虎帳。

種蒿。仲山甫之後。涼州刺史。以寬得民。西羗望風而  
遁。被名。父老諧闕。請留。太后嘆曰。未聞刺史得人  
心。若是。乃許復留一年。  
仇覽。一名香。蒲亭長。有陳元者。母訟其不孝。覽驚曰。  
守寡養孤。奈何欲致子于法。母感悟而去。親至其  
家。諭元以大義。卒成孝子。邑令王與曰。不罪陳元。  
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鷹鷂不如鸞鳳。署為主  
簿。

南北朝

任昉。義興守。歲荒。以月俸治粥。活饑者。禁民產子。不

舉有孕者。輒助其資。全活數千家。  
謝靈運。永嘉守。豈弟化民。不事鞭朴。秩滿賦詩。比亭  
與諸父老叙別。無不扳衣泣下者。

隋

辛公義。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所。決斷十余日。囚罔  
一空。後有訟事。應禁者。公義即外宿。人問故。曰。恐  
禁人在獄。而我獨安寢乎。自是州人感化。以訟為  
恥。  
辛公義。又為岷州刺史。岷俗。一人病疫。闔家避之。病  
者多死。公義欲變其俗。令凡有疾者。悉輿至所。事

智之龍韜寧思孫武  
戮宮嬪以申威。祇謂  
淮陰驅市人而可戰。

雲屯萬竈弗講坐作  
進退之方霧湧千軍。  
靡習拒守攻圍之術。

爾既不詳三令五申  
之法彼何由知六花  
八陣之畧。空間虎豹  
之羣。坐索獵豨之氣  
愧方叔師干之試。甘  
距心失伍之愆。得無

身自拊摩病者愈。名其家諭之曰。脫若相染。吾始  
矣。諸病者子孫皆感泣而去。敝風遂革。合境呼慈  
母。

劉曠平鄉令。民有訟者。輒諭以大義。不加刑期年。風  
俗一變。囹圄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吏民無少長。泣  
送百里外。

唐

徐弘敏字有功。武后朝為大理。后嘗加刑一人。有功  
據法延爭不已。后大怒。令搜出斬之。回顧曰。臣雖  
死法終不可易。尋免為庶人。其子預選。有司皆曰。

悅禮樂而敦詩書。遂  
因戢干戈而塞弓矢。  
欲肅柳營之令。必申  
棘寺之刑。

孫武戮宮嬪

孫武  
將于宮中教習女  
兵。請王之愛妾一  
人為隊長。皆相視  
而笑。武乃斬隊長  
衆嬪。服栗。淮陰驅  
市人。韓信為諸將  
所謂。驅市人而戰  
子之生地。皆走寧  
得而用之乎。

私賣戰馬

徐公之丁。可拘以常調乎。

陽城以司業遷道州刺史。諸生何蕃等二百余伏闕  
請留。不允。州產侏儒。歲貢上城。至無所進。上使索  
之。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勝數矣。自是罷。父老  
感之。以陽名子。觀察督賦急。城自署曰。撫字心勞。  
催科政拙。考下下。

韓愈以御史論宮市。觸怒貶山陽令。愛民如子。民間  
生男多以其姓為字。

韓會謫居韶州。愛民如子。及卒。父老巷哭者累日。愈  
即其第也。幼孤。依會于韶。後過韶。有詩郡人誦之。

習戰必資乎馬。駁材每惜于難求。有獲爰屬諸官。武士豈吝于私鬻。故貳師勤大宛之頌。而武帝興渥洼之歌。今某濫備全驅。遠從薄伐。荷戈而進。忽聞伏櫪之嘶。引轡而歸。無俟脫駝之贈。不是趙高之指鹿。真為項羽之遺騶。乃弗報于公家。敢輒易其

者無不泣。

房瑄為慈溪令。流民樂歸。黠吏引去鑿湖漑田數萬頃。民皆利也。

錢卽睦州理官。會有大獄久不決。部使以宿怨檄卽往。挾薦牘動之意。在羅織也。卽曰。吾寧老冗選中。豈忍殺人媚人。以博一薦乎。獄皆平反。

宋

周敦曠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部使深入之。曠力爭不能直。乃委手扳謝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使者感悟。囚得生。

厚利得塞翁。既六之物。似矜命。照于福星。博治人不吝之。金更羨價高于死骨。得無修文偃武。追華山之遐風。寧有從步。舍車踵大莽之遺矩。加以嚴刑懲茲貪卒。

貳師大宛

漢貳師得良馬

于大宛

渥洼得大馬

于渥洼作命脫駝贈孔子之衛。遇雋館人之喪。入而哭之。

富弼自樞密使被詢出知青州。會河北歲凶。流人蔬食者眾。弼勸民出粟。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葺公私廬舍。若干散處其人。以便薪汲。或曰。此非弼詢自全計也。弼曰。能全活數萬人。不勝二十四考中書令哉。行之念力。忌者亦無能難也。

范仲淹知鄧州。政平訟簡。公余治花園。許部民游。民不忍犯。絳亦知是州。有惠政。一郡相慶曰。此老相公賜也。

陶弼知欽州。治城濬濠。興學造士。仁宗下璽書褒之。及遷去。扳留者。至截橋塞巷。四境立陶父碑。

哀出使子貢

一而聽之

公侯私役官軍

列爵受封既申盟于

帶礪奉公守法互遠

跡于嫌疑故師出雖

聽命于元戎然公侯

難役人于私室能知

由禮是謂懷刑今某

戎參豹蟬斑駭鷓鷯

奔走戎官之貴冠裳

顯赫于公門趨蹌卒

伍之英甲胄反望手

歐陽觀泗州司理嘗秉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妻問之

曰此成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修方三歲乳者抱

立于旁觀曰術者謂我歲在戌將成使其言驗則

我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吾言告之

陳堯叟廣西轉運使嶺外地氣蒸暑徧為植樹道旁

鑿井置亭舍民免渴成其俗病者惟禱祝不習醫

堯叟集驗方刻石桂州驛自是民知醫藥

蘇軾知杭州歲值饑疫力請減價糶常平倉奏給度

僧牒易米助賑日遣吏督醫四出治病全活者以

萬計民有逋稅若干不償者軾呼至詢之云家以

軍壘曾惜赳赳本干

城之器乃令僕僕同

奴隸之羣珠履聯翩

不是聚孟嘗之客餓

衣軒揭非緣蒞方叔

之師知陰結于瓜牙

殆潛謀于心腹竟弗

思宋宰相以官兵治

任道尚謝鈞衡豈不

見唐果毅以府兵假

私人遂隲軍制合論

刑于司寇庶儆眾于

制扇為業遇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軾曰姑

取扇來遂據案作草書及枯木竹石須臾就一十

餘柄其人纔出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

因得盡償所逋一郡稱嗟至有泣下者

趙抃通判宜州有卒誤殺人法當死方繫獄病將潰

抃使醫療之得不死尋遇赦一郡稱慈母

鄭剛中溫州判歲饑流民載道勸守發倉賑之守曰

恐實惠不及饑者答曰業有措置以萬錢每錢押

一字夜出坊巷遇饑卧者給一錢戒曰勿拭押字

次早憑錢給米饑者無遺守嘆服

元勳

珠履孟嘗孟嘗君有珠履客三

優恤軍屬

賈復傷瘡于真定。婚如怜光武之期。馬謖敗績于街亭。嘔嘆動孔明之祭。加恩既往。激義將來。今其濫叨公闡之權。殊乏待士之惠。陣亡背水。誰怜身殞銷鋒。圍久大原。

沉疴為御史蔡京富國時。會吳門盜鑄獄起。京欲陷

劉達婦兄章。繼單遣私人鞠之。株連者千余。復命

畸往勘。畸至吳。即日決釋無左驗者。七百人。嘆曰。

為天子耳目。而可附會權要人。苟富貴乎。

總評曰。書曰。民可近。不可下。慈之道尚矣。而訓

慈者曰。若保赤子。豈非以父母之求子者。求民

哉。總之一誠心耳。子羔而下。諸君子。惠政種種

可紀。其皆秉是心者耶。乃曾明州之理。不沾沾

問疾苦。而必務鋤強暴。何以故。致解者。用射隼

致豫者。利行師。除稂莠。以養嘉禾。理固然也。趙

孰如疾生暑雨。罔問

甘苦。不見推誠。秋風

鼓怨氣之悲。則曰。金

彫入耳。夜雨動冤聲。

之慘。乃曰。滴漏寒心。

待下弗仁。處軍不義。

彼惟無恩。我則有法將兵。

傷瘡其定漢光武時都護

將軍賈復與五校戰于真定。復傷瘡甚。光武大驚。乃曰。吾聞其煩有孕。生女。吾子娶之。生子。吾女嫁之。不令其

忠簡。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意亦類此。試觀

張廷尉龔渤海之處。兩王生。其事甚異。結襪賤役

也。而廷尉親之。同升逼已也。而渤海推之。何冲虛

善下人如是。噫。兩公之善下人。乃其所以不下民

者歟。

仕途懸鏡卷之六終

憂妻  
女也

入其金

卷六

三



